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內閣大學士瑶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外集

刻深文引

嗟吃公子忿韓弱侵欲挽之強刑法馳心用意彌動。流于刻深卒死說難為世所矜選刻深文第二十一。

刻深之文

按檀弓云事君左右

昭侯罪越職

韓非子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

就養有方故罪侵官

按此下歷引五事皆臣下乘君欲而投之者故君無見其意君

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當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君不可示臣以意

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則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

好惡字與上好惡應

按句章之據有人能知未然往問者發滿戶外其犢人追然咲曰未事而先揣說若事至而自知遂不往也識者譏

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若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黑白角辯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之故道貴自然不貴強探事在順應不在推測

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道化

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宜其而成功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

揚道賓曰借說兕虎甚有法按莊周云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

邃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萬物爪角

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閑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痤

乎人之所取畏者莊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过也此即知兕虎有爪甲而莫知萬物盡有爪角之意

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嫌馬之任尊

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師老馬與蟻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田汝成曰二事相對樂羊忍孟孫故忍若取疑而慈者見信也

功罪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羮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賛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羮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

按舜造漆器諫者二十七人蓋亦防微杜漸意耳故讀于漸之疏而識魏徵之忠勤

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箕子見微知著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為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陳軫樹楊說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

王世貞曰惠子此論不可以訓但有激而云者也

孫希元曰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道熟究此篇

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子必危矣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

按紀年之牒空虛一句摠鎖上數句善單旗不僵萬民不亂雄駿不驚豪傑不名則善難勝紀惡無可書

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冦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録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泰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泰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泰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

體見紀年室業而驟成澤靈之世矣漢寫得好

茅坤曰字可僅百餘連引十二事而句法屢变換皆為必罰之徵文字工緻無過此者

奸止澹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究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必罰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發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賞譽

茅坤曰連引入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

按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子用鄭必以嚴涖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舉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貴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

董閼于論嚴法

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千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

人多溺□必畏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此亦誅罰必而人不敢犯之說

曰能治矣使吾法之不赦猶入淵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何為不治之

仲尼論霣霜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胡安國曰天道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綂萬象君道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盖勸之斷也此與仲尼霣霜之論相同

越王式怒鼃

按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其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毀死者歲十餘人夫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功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而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刭死以其頭献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民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功甚此矣

喻虛談則易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

張之象曰借射為喻謂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唐順之曰輓近慕唐虞者不啻虞慕三代

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設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悅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塵飯塗羹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

若不三代故田非不耕而新自新宫非不周而隋自隋與壓毀塗炭之戲何異

王世貞曰誤者無心觀者有心以無心而投有心故有意外之益也

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郢書者說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槙中曰借衣紫一事見人君以躬必親之效捷於桴鼓影響

按是日明日三日見其化道之速

桓公惡紫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按此謂左右曰與公必曰皆管仲教桓公遠紫之言勿誤看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晉文公自結履係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

王元之曰此可為待世臣者之箴銘

許應元曰以博弋鼓瑟三者為害義而不為却說得足然談儒行之宜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匡倩論儒者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以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

孫人前說賢讒民謟下則涸棠民謟上則卑敬故云云

王世貞曰家猛狗則酒酸國猛狗則攻懷家則妨主國則妨君讀至此有人心者能不惻然

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謟下也寧使民謟上

國有猛狗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里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沽而狗迎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

中時行門猛狗喻大臣踐官肆為不法莫之能制社鼠喻便嬖左右因緣為奸以蠱惑人主二者俱宜除而去之社鼠尤難

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
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
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
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
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
諸臣百吏以為愛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
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
已者必利而不為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
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

王元之曰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雖然一轉甚佳

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勢必賢人而後用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

治不可無法

袁中道曰此論要歸于法度使中主守之抱法處世可以無亂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世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按豪泉子云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于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藏于山使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城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劍矣故龍不可離于淵虎不可離于山而人主不可離于勢勢也者人主之山淵也與

田波成曰倍父十母萬父母之說直是体貼出来說所以貴法處周至

何景明曰嚴父無姑

懸法而民不犯

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

恩之子孫后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

茅坤曰此恩不如法之喻練於世故乃有此非議論

善用嚴也。

仁不如法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夫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明主峭法嚴刑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

王世貞曰按呂覽云怒笞不可偃於家刑不可廢於國俱此見也

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

王世貞曰借言以黜虛學

禾坤曰此言人主不當急功利又尊虛名

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虛名無用

慱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君道貴獨斷

中詩行曰此為獨斷之喻有士之君威令不行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欲人畏重已不可得已故曰托食於国

酸苦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尉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多少異施

大山居而谷汲者媵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也按谷水難得故臘節而以水相遺少則貴也澤居苦水故買人工而使決竇多則賤也後二喻亦以多少之故而異其情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客過多少之實異也

王鏊曰民之私行国之公法並舉則相反

又曰並用儒俠想戰國遊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称

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議論多而成功少

校王鳳洲云迂虛恢之論者多不本于閎中侈浩溥之談者率無當于偉樹故徵口耳于猷為祗費龐而寡用核論謙于實際見效寔而不前此八句與非子耕戰之論深中時弊膏肓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茅坤曰此亦恩不如威之說

又曰两喻民不自善必以法驅之甚激過當之談

民必恃法而治

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

痤癰也揊搣潰之披揊也

余有丁曰剔首揊痤慈嬰者不廢失民知亦胡可用哉厚民也而為酷禁

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民不可與慮始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

邪也而為嚴救饑饉倦軍旅也而為貪虜也而為暴

禹與子產且不免尾石謗誉故明主不必適民之心大要只在任法

各段隱括畜泚先陳事理后貫串定簡約可誦以後班固晋遠

閲士卒并力疾闘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悦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尾石聚尾石者欲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誉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内儲說上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夢踐若謂已之夢已有徵驗也蓋彌子瑕專國侏儒不得自達故以踐夢為言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公曰夢君者當夢見日也

宍

傳毅逐干連朱昧則蔽翳矣

李九我曰跌宕之勢憤激之詞

今夢見竈何也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燃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說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難勢

慎子曰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此言賢人屈于不肖位與也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此言不肖服乎賢者位尊也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

茅坤曰結撮處揔括一篇大意

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而令行者得衆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結轉上意

應慎子曰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此言勢兼法度而言人之所威天下者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一轉折更委婉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言勢亂而人不能使之治故曰勢治者

李廷機曰矛盾之說如此觀之亦有理趣

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下俞以辨之設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矛楯兩物相角者楯干也所以衛身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欲言矛之利必陷于楯言楯之堅不利于矛其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不禁之道提出應上俞意此矛盾之說也

五嶽

王鏊曰韓子此論蓋明聖人不以天下為恣睢也秦二世與李斯引之則不免虎室而溺居之矣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賤役宮名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耕耒之曲木臿耕田器以起土者以為民先倡而行之以為民先也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言古帝王之以天下相授受者不足為貴而共稱之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也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illegible]曰欲去
[illegible]素而存
刑法皆憤
世之詞

王直曰垂
涕不欲刑

夫古今異俗新故易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亂世也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不能適宜不知時務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秋官刑部也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此見先王之寬緩世所舉而道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效古之行仁而不可以治天下

者仁也而不得不刑若法也仁流於法之中法行於仁之内古聖王之治天下大都操此道也

王鏊曰仲尼足于德哀公足于勢兩者誠

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以法勝民不為垂泣之仁慈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于義言民惟畏上之威而不懷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不臣民者固服于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人君之勢不得不畏服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

王世貞曰民之私行國之公利並用則相反也

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刑法以威民民必畏服故曰必勝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斬敵國之利也而人人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私劍刺客也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二句總論其要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

王錫爵曰天下間雖不得日用常行今夫婦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論則敝甚矣

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玅之言也深求隱僻言人之所不言也微玅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粱肉膏粱肥肉也不務粱肉蓋言饑者易為食也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寒者易衣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日用庸行夫婦所知則不用之也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悅其言之辯論而不求其理之當也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美其聲聞而不責其

朱之蕃曰條論士風說切時事如隔垣而洞五臟

又曰百口號呼有銜伏赴救之意后世轍陳安有此安能動人

實效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言若盈廷而無裨實用故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不受智士賢士也退處岩穴隱遁也歸祿辭祿也不受不以為受而取之也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豈因民之譽而尊禮之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商鞅管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孫武吳吳起之書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

卯王鏊曰修文學者雖足如此然要之世上卻少不得這般人要之當核文行相掩者耳安可執此泥論也

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言可因戰得富雖勞不憚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言因戰而得貴雖危不避也今修文學者習言談則無畊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人皆習於文學言談而畊戰之寡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顯學

世之顯學顯學之士積學而顯名者也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之不可及也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illegible]建梲曰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

方從哲曰文勢聯絡而波濤洶湧最動人眸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之學乎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言空談無據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古學湮矣無所參考憑信而必其成迹者自用之愚也弗能必

王直曰此言墨之儉孔之奢以孔墨並言茲韓子本原之失也

而據之者誣也不能籌度而信用之而取據于他者飾詐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明據先王而不能必非誣而何必定堯舜而無參驗非愚而何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弗受謂不見用於世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禮者寵而用之也儒者破家破家隨家之有無也而葬服喪三年大毀大毀謂哀痛之極形存骨立也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孝則非其侈侈奢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之儉則非其戾戾狠悖正道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其議論正大不被屈于人

宋國祚曰憤世嫉俗方發出此場議論

也行曲則違於臧獲自反不由則臧獲之下賤得以違之行直則怒於諸侯自反而曲則諸侯之尊貴可以震怒之世主以為羸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和以處衆也取不隨仇不念舊惡也不羞囹圄哀恤監禁之人見侮不辱犯而不校也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羸將非宋榮之恕也漆雕之性剛毅見宋榮之寬則非其姑息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宋榮之性洪大見漆雕之羸則將非其暴矣今寬羸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亂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而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始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亂安得無亂乎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湮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工歷端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扒

刻深之文

說難篇

韓非子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王不用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仝前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一作佚失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若正在於此後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為名高

又曰深入世故出盡人情曲極淵深辯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惜哉

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

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以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譏刺間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其借我而資彼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詞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厭其多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

凌稚隆曰秦王悅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于同計同行者乎

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藏其所醜謂人主彼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藏其事端而不言也

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猶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辭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知盡之難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于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計也其子非不發也而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説之成也伊尹為庖（殷本紀云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湯）百里奚為虜（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士之所恥）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

胡以成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世宜鏡已

董份曰非卒死于秦由不能察

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大方廣……經……二十……

二十六
二十七

捃摭之文

焦竑曰聲色滋味所以養性然貪欲过制以性養物則反以取禍聖人不以身役物故不便於性則推而

捃摭文引 吳于遴曰呂不韋春秋及淮南子前後集俱以多聞為富故曰捃摭云

士不博涉覘顏衿裾維彼不啻槩淮南子招致賓客著為鴻詞字挾風霜未知何如譬之一屋散錢貫以索子選捃摭文第二十二

本生　呂覽

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生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也惑眩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鵠的也衆人所見會中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

去之輕重之分較然也

陸可教曰此下是天全神和之妙精之所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可上可下不驕不

不傷（章章明顯貌故生隕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覆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受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為天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下為匹夫而不惽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引人

惛德行升降无所虧闕故曰德全

車曰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驕泆之務也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虛名也以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捃摭之文

李廷機曰吾亦我有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我亦大矣

陸可教曰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

重己

呂覽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為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所重雖有天下之財不肯以己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

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日不達乎情命之情也

又曰五者之物可以養性聖未嘗廢之但適其情性而已不處

命之情悖之何益雖慎之猶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瞽者乃無目枕子以慷愛迷於目非利之也聾者不聞雷之聲反徐步窺兒于堂喻人之大惑弗知慎者極悉切迫真夫弗知慎者是以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

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一作居備燥濕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為飲食酏

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珎衣不殫熱節乎性也

醲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黄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貴公

擬之文

皇天無親惟天是親故曰天下之天下必不阿一人者方可為天下王又曰論治天下付之自然一無容心此謂大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也）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荊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為已子成遂萬物不以為已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稽撫之文

李廷機曰貴不可得之物宝雖得之貨此之謂欲視求無足不知已極不可盈厭此之謂求馳欲與求出生入死故曰大失生本

情欲　　呂覽

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俗主求欲民人皆怨而謗訕如仇讐也）意氣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之蹻謂其流行速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動也）矜勢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猶後急猶先）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困猶危奚何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讒近之正直者疎遠之）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見也）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此非恤民之道故民大憂）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為幸（孫叔敖楚

又曰此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直致之於霸列國得之幸也

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荊莊（令尹蔿賈之子也）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嚴）盡傳其境内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日勞盡俾付孫叔敖使憂之也）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生性而少休息也）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此所以為荊國之幸而叔敖之不幸）

捃摭之文

方孝孺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爲夷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

功名

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七尺曰仞下循底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弋繳射之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故聖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所行可歸者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之也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不出於中心故不樂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不可成大缶醯黃蚋聚之有酸醯醋也醋酸故能致蚋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故不可以致蚋也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

呂覽

又評淮南記云急轡利策非千里御也厲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

能不能致也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茹臭也愈益也不可禁禁止也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致之者茹也去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勢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也處居也去移也

[illegible]據之文

按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之謂也

徐頭卿曰李只是達天性謂性

先己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illegible]）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淺，褊）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施）鐘鼓不修（修，設）子女不飾（飾，不文飾也）親親長長（長長）敬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服，從）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尊師

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耳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使其口

之外不可添一物五篇止孝却是如此

又評下引數子明務學之有益得孔孟正脉

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狂闇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毀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儈人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為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禽滑（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禽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誣徒

肖雲本曰此揭六者立識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寬不至玩嚴不至苛刻則師道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至矣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 理義之術勝矣。術道也勝循行也 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 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

摽撫之文

姜宝曰孟子云有楚大夫欲其子之斉語也使一斉人傳之乘楚人咻之虽日撻而求其斉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虽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

用衆

呂覽

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習與性成不知其然而然也）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觀於楚人戎言戎人楚言則知暴主亦可化而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純）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安定之居也）故以衆勇無畏長乎孟賁矣

得矣此意与此篇相脗合云

孟賁古之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金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毛末於百步之外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人君之大寶也

適音

呂覽

捃摭之文

張立曰声音之道與政通故觀其樂則知其政此段只說季札觀樂一篇玩味便識槩矣又曰議論痛快文字簡潔讀之瞭然警豁乃進於樂者

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民聞其樂安之而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也論明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饗上上帝於明堂也玄尊酒水也俎生魚皆上質貴本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淡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觀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將猶特也教

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君撫之文

李廷机曰怒笞三句重誅伐一句無誅伐可畏則相暴大侵小如春秋戰国時是矣

又曰此下連用四個譬喻其委曲確切

蕩兵　呂覽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一作怒)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矣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悖惑)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生人

得悪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据撫之文

方從哲曰通段是論精誠之感精藏於此而發乎見彼又曰到此断結有大手筆有人力量

精通

呂覽

鍾子期夜聞擊磬而悲（鍾姓也子男人通稱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休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

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蠶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也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撫之文

陸可教曰：越王之念范蠡，文公之念介子推，伍員之念江上丈人，求之涇涇，茫望之落落，高士每每如此。

異寶

呂覽

伍員亡荊，急求之。登大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大行，山名。登之以望，將審所以自寵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也。）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鄉而唾。（欲令之吳也。）伍員再拜受賜曰：知所之矣。遂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丈人，長老之稱。）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請渡，已過江也。）丈人度之，絕江。（絕，過也。）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丈人不肯告也。）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獻，上也。）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

又曰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檐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劒

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劒為乎。丈人明知其為伍員因語之使悟械也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而無以為之。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矣無以為乃大有於伍員也故曰而無以為也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伍員澂其生全之恩欲報之而不得見故每祭而祝以酬荅之也

擷摭之文

按郭仲晦謂劉信叔曰凡事貴因〻只是易簡易簡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万物由其竅剔者不过

淮南子前集

原道訓

治貴因

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

此二字况於人乎仲舒此論可謂洞見天地万物之理

許應元曰以便字代因字又是文法一变

真順之曰大禹圣人

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窾空也者主浮自然之勢也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

聖人趨時

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illegible]

禹惜寸陰今人多玩愒虎豈知何故得

之趨時也。發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焦竑曰其六弱喻前甚切按唐子西詩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呌月明唯有虫沙今好在往

據懸之文

俶真訓

世亂無所施材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淮陽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頭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涂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膏夏大木也蕭艾賤草名也故河魚不得明日。稺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

來休傍水逸行讀此詩也雖欲翱翔其勢焉得

也賢者不遇時則與不肖者同命故聖人不能違時
也河魚不能明日水涸故也稗稼不得育時時晚故
也智者不能獨治世亂故也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
世濁而責道之行必不幾矣
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
能無絃而射（谿蠻夷也以拓桑為弓因曰谿子之弩）越舲蜀艇不能無
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與網同）罟張而不在下雖
欲翱翔其勢焉得

揣摩之文

按蒲且詹何二説與痀瘻丈人承蜩之意同

覽冥訓　此篇言物理變化至不可測冥冥之中寂寞爲宰

物類相應

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禅琴又善哭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内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咲按君形二字本莊子君主也心所以主是形者故曰君形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而詹何之騖魚於淵之中此皆得清靜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

酒感東風而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弦感蠶絲而絕，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商西方金音，蠶午火，火壯金因，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長數里，死於海邊，彗星為變異。按釋譚子云：飛行者陽之畔也，伏蟄者陰之類也。故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騏驎鬥而日蝕，鯨魚死而彗出，東風至而酒盈溢，香含絲而商弦絕，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運握而少陰水，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降。其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鴻鵠鳴；其將雨也，寸雲未布而蟻移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風雨方至，而鳥虫應。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惟人情哉。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

唐順之曰有人藝有天藝人藝可傳天藝不可傳王良造父之御世以為巧而未見其貴此藝之可能者也鉗且大丙以神氣御陰陽則藝而天矣故曰非慮思之思手爪之巧

至人以不御御馬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心怡氣和體便輕畢。馳騖若滅勞逸若一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一人大一之御也一說直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但以車馬為主耳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碣石之山而鴈待之過去也軼鶤雞於姑餘姑餘山名鶤雞鳳凰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復軼過鶤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絕躡風追猋音飄朝發榑桑扶桑日出日入

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据摭之文

唐順之曰天下之理固有傾耳而聽者無聞而反耳之聽若徐以神聽則寂然之中有雷霆栻

精神訓

虛則能照

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而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夫孔竅者精神之户牖也而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

目而視者無覩而反目之視者徐以神視則介然之中有當舉大抵逐物者蔽于物而虛其中者斯足以燭物也故曰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来世之後

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来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

造化猶陶鈞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註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

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涔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
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六樂堂
[illegible]

捃摭之文

按王充辯射日之說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

本經訓

堯舜所以稱聖

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猰貐獸名善食人)鑿齒(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大風風伯也)封豨(封豨大豕也)修蛇(修蛇大蛇也)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天神名能壞人屋舍羿以繳繫矢射殺之)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洞庭

之是德不若高宗而[illegible]紂[illegible]戕[illegible]足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益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故造此言耳

余有丁曰流遁二字代放逸用字亦奇此

南方澤名萬民皆喜。堯置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栢有之後振動滔蕩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伊闕山名禹所闢以通伊水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姓、是以稱堯舜以為聖、

五行遁說

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之所生者五流遁流放遁逸也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

句作一冒以下遍叙分析絕是麗句奇辭

道相通雜棲井幹復屋菱井刻花置其中也標林欂櫨標林柱類欂栭櫨柱上栭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巋鏤雕琢詭文回波淌音敞漭瀁音敷郁減菱杼紾抱淌漭瀁減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芒繁亂澤巧為紛拏以相摧錯此道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崕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崕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以玉石致之水邊為修以牒累流水邊為修碕修碕曲中水所棠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掛遭回以像湡浯番禺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遭迴法而像之也盎樹蓮菱以食鰲魚鴻鵠鶄鶇稻粱饒餘龍舟盎首浮吹以娛此道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

黄洪憲曰五行不可使遁在昔先王以其中正和平故用五事故能建維皇之極而五行之政修而弗沴不作也

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修為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紾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燿煇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錦文鐃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言劍理之美沒成其暇文鐃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蓆籧篨葦蓆取其邪文尖叙劍鐃美眩人月纏錦經冗似數而疏劍文相幻連纏如綺経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若此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曰

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冠無觚羸之理。（冠文取平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

撮撫之文

王世貞曰造父御馬人主御臣一耳故齊御輯轡方馬奔騰秉要執樞四方來效誠得其術也大舜恭已南面恭已處便是執要故能成聖主之治

主術訓

君逸臣勞

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胸意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

馬理曰引蘧伯玉事只並在以弗治治之

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奸。止。矣。夫。摝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按摝除即蘧蒢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故達視不能見其睛睛目童子也夫達視者有所不見即窮於遼然之数也借明於鑑而能察者行必然之道也故不用適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萬舉而無遺策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来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

治貴不言之教

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視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

一句不重簡子不敢伐上與下不言之令不視之見照看

此見至精之所動若

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雖瘖而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有貴于多言者不言之令是也雖瞽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有貴於所見者不視之見是也雖希農亦師此不言不視以爲治故曰此伏羲云云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愼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樂感于和孔子遊于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吾得爲人一樂也吾得爲男二樂也行年九十三樂也貧者常死者終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也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

春秋之生秋氣之殺鞠駞傳鷙亞不若此其政

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先王應時修政

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齊桓之後四海出雲）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陰降百泉則修橋梁（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大火中則種黍菽（四月）虛中則種宿麥（八月）昴中則收斂畜積伐新木（九月）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

按單襄公曰大辰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日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且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富國利民也

實也滿曠也空來遠著

其道備矣

王世貞評按此篇皆論主術以載治平之道先王之政皆可為世法程晚近主溺於晏安臣甘於卑諂治以空文撝拔先王應時修政之道邈哉不及覩矣

據撫之文

胡定曰大凡其治緩者其民厚而常以弱積而極其治急者其民競而常以威積而亦出自然之勢也故答字報政之初二公已逆覩其終矣

齊俗訓

治魯治齊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氷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廉不貴矯

子路撜(音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矣

余有丁曰把子路來形子貢見廉不貴矯

康海曰凡事貴以誠心為主不貴致飾於儀文之末此論得之矣

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

誠心可以懷遠

故蘧伯鸞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智伯賂仇由大鐘卒滅仇由）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其養一也（公西華睦而少敬）故胡人彈骨越

鄭維嶽曰此論在前[illegible]喻在後[illegible]是一奇格

人嚙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越人刻臂出血中國則殺生揷血相與為信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髮其於服一也

法貴因時

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沈公仲曰聖人之治仁以為經義以為紀辟若方圓曲直萬世不更至于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聖人於是乎窮則變變則通故曰道猶金石一調不移法猶琴瑟每絃改調是以聖人不法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故狐粱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

吳覧曰人君用人當隨材器使百類取長不必求其

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人材不可過求

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材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不

高不可及行不可逮之士則應用者有說我若他高不可及四句總鎖上妙甚又發一喻可謂奇麗之極

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契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音玄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一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揺蕉之文

甲時行曰此段意喻取士不當以門地論

居順之曰此事雜見諸子然却佳妙不厭其複

道應訓

九方堙相馬

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所生之子）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言滅其相不可見若失作入作出若此髣髴不及）若此馬者。絶塵（無迹也）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纆索也）采薪者九方堙（列子作九方皐）此其與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

宗方城曰昔有獻美珠於靖郭君以其大

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驪黃牡牝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言勝下臣者踰千万數而不可穷）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公儀休却獻魚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

充

人有十愛羹皆以之其人即市十珠以獻意世之奔競者豈少執公儀休卻獻其識遠矣

此段本之莊子按莊子痀瘻者承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惟蜩翼之知與於物無視非鉤無察之

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捶鉤者有道

大司馬捶朶也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銀擊也鉤鈎鉤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

意同

按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當憂

水至清則無魚

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趙襄子善持勝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邑名）使者來謁之（按尤人終人列人子左人中人）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而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

取其敘事婉細酷似檀弓

憂所以昌也而喜所以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椒人（叔梁紇椒郰鄒字）紇之勁約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能使公輸般自屈服）服而不以兵（引椒人紇與墨子以為藏顯勇於怯勝持如負者之証）

季子化及漁者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故釋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嚴刑其在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

（敘有味）

必行此術也

撮要之文

田汝成曰周公事皆不經取其辞意可也

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

汜論訓

周公三變

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洞洞屬屬如將弗勝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負扆而朝諸侯威動天地聲懾海内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

法也故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其道

黄洪憲曰禹事傳記不載古或有此

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

大禹求諫 綱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度道以和陰陽鼓一声以調五音故擊之鐸金口木古為音聲事非一品故振之磬石也磬急憂亦急務故擊磬獄亦訟也訟一辭千事故取小鞀搖之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

許應元曰以醉者怯者喻心為物蔽辨智宏大溢于文辭

心為物蔽

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攫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按子華子云宋有澄子若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援之而弗舍曰可以償我矣且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子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得何所憚而不為哉此與盜金之說同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而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夫霤(音溜)水足以溢壺榼(音闔)而江河不能實漏卮人心猶是

也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

聞見少則為怪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鷇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山出嘄陽山精水生罔象水之精木生畢方木之精井生墳羊土之精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擬天地間未嘗無怪物但識者鮮則以為可駭

唐永泰中李湯任楚州有漁人釣於亀山下入水見大鐵鎖盤繞山足湯命漁水加五十牛曳之見一獸狀如青猿觀者奔走後公泛洞庭得古嶽瀆經云禹理淮水驚風迅雷禹怒獲淮渦人神名無支祈受之庚神庚神鎖之置亀山之下此物之可怪者誰能識之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智者之所獨明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摭之文

羅大經曰以用兵言之韓信多々益办只是一簡字往武襄夜半破崑崙関只是一易字故事易簡則輕捷繁雜則重帶

詮言訓

治貴易簡

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群而不黨）止成文（謂威儀文彩）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雖小皆有行列）甂甌有堤（堤甂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此言火寔有於內乃不為寒暑變熱故曰質有之也質寔也此質字與前本字照看

聖人先本後末

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按禮書云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

擢攄之文

穆文熙曰得道之兵大要在得人心人知兵志在去殘除暴故雖師旅之興但不無荼

兵畧訓

得道之助

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鬬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音因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

毒於民而人人各盡其力自然同心共濟美獵者同心二喻妥切中間連下五個同字有氣脉

唐順之曰廟戰之論最善又用八個孰字長短頓挫

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指百姓）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指人君）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

無形則不可制

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兵甲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

茅坤曰無二字是䟽大䟽

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狀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𡐘古圻字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常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用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

茅坤曰中間用如字

若字莫知字極形容神出鬼行星燿𡙁逐之所以為善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善喻也夫

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兵主靜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硖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渇凍暍推其擔(音安)擔擠其揭揭(擠排擔擔欲卧　揭揭欲拔也)此謂

楊道賓曰明乎必勝之攻也是

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茂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摶前後不相撚撚揉掐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按孫武子云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除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可與三勢二權參看乃能明必勝之攻於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于死生舉措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乎

帶下語不可連上讀讀者多誤

又口叠下三個故字文勢如奔濤㵎湃真足揺山震岳

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按此段以靜字為主靜非是堅壁高壘寂然不動之謂凡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主待客皆以是靜如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軍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僎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皆得貴靜之法也之道也此句勿帶上讀猶云斯道也之類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

真德秀曰深沉開闔一句一義皆兵計也

也形見則勢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釋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音暗)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于無而遊心

又曰聖人藏形于無而遊心于虛與後面聖人貴靜合看所謂無形者即靜也

于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而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鱉不動不擐唇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

新刻大方萬文一統二十一卷終

外集

据撰之文

按左傳景公與晏子邺殺其鄙六十弗受子尾問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邑益之以

淮南子後集

人間訓

損益無常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音殼）石而名醜（按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鬼者好鬼也機者好祥也莫之利者不貪寢丘之地

此與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吾不受抑戮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孫叔敖之彊其子意見畧同

許應元曰說晉厲公段比左氏更腴

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惓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内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新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刼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

胡時化曰損益兩字該得甚廣錯本孫叔敖晉厲公以見例耳

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多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利害無常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按陽虎一段章法古雅與傳不同

麥雅隆曰陽虎知出之者必被罪故以戈推之所以全之也深計險慮之徒往々用此機関正小人之尤者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户。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追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敘事詳匝）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

[illegible]迂曰司馬子反當兩軍對壘之時以嗜酒僨國事是非楚殺之也乃自殺耳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illegible]
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
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
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
不卹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
司馬子反為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
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
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
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快於目悅

或曰高陽魋宋之大夫

按說苑云晋靈公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

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避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

直辭一云文辭苑辭不同

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戲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丘甫切健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戲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

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苟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綦手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也復有危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善即

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按薛客曰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此論甚確靖郭君乃不果城

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

懷九曾之甚此亏海大魚之說類

田汝成曰智得不如義行百當不如擇慮

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

聽言不同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括子牛子無害子皆齊大夫）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

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變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晉文公將與楚戰問舅犯舅犯曰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雍季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

胡時化曰西門豹富民於鄴尹鐸保障晉陽二子之淂民心宜矣

利後亦無復君其下之而已於是不聽雍季而用舅犯之謀大破楚師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舅犯左右問其故文公曰舅犯之言一時之權雍季之言萬世之利豈可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哉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

罪可賞功可罪不同

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廪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富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

凌稚隆曰太田而增科徵收而入羨皆此類也

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

此段明示人之無益而受毀者之勿怨亦是勘破世情

鄭維嶽曰駢子不怨唐子而范雎必報魏齊此兩人者其度量相去遠矣

之入將馬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

毀人而反利之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豢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音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

此段於謹始防微之理闡發殆盡

孟諸宋大澤雲臺上高至雲也

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禍起於細微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涴（汙也）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

按刘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鬬雞亡身齊侯以咲嬪破国胥以軽过細忿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国戚身為天下咲不慎故也

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常果殺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按宰予即子我非孔子弟子詳見左傳哀公十四年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績按作甲也以甲衣雞难傷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其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

茅坤曰故蔡女以下總結上意突出蕩舟一事是文字參錯處水火癰疽之喻與上照應

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氏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䖟走牛羊此之謂也

曹君不知備患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務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按僖負羈之妻曰吾观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公子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礼曹其首誅也及晉文公立之四年楚伐宋晉侵曹以救宋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負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執曹伯分其田以賜宋人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不能為

凌約言曰疊用六喻說得事宜蚤脩之理曲盡

謀耳患禍之所由来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謀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户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音殺）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户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墻之壞也於隟（隙字）劍之折必有蠹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

太宰朱知避患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

王常曰此總是欲人弭患於未形救禍於未發鴻鵠兩喻儘麗儘奇

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任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䎉(音慧　䎉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乎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吳品曰引田子方齊莊公二事足以感激人心者起下議論大都子方之贖老純是一点惻隱触物而動莊公之避螳蜋亦是一时感觸覩搏輪而思勇士所以罷武帰心武士尽死

近小可以致遠大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擧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蜋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蜋而勇武歸之湯𢾾祝網者而

上常曰把田子方齊莊王為王蓋引湯文武王越王以形之文勢如奔濤疊浪雖駭目驚心殊竟可喜

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必其死言必為之出死力也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劙而劳佚齊按繁續劙雜也凡事劙者劳而簡者佚子發辯別之故劳佚并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据摭之文

田汝成曰奇警頓挫之文

穆文熙曰長句活動却似办士之口

修務訓

事有異路而同歸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於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異行而合道）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行與上相反）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之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

王維楨曰段干木若塊處石室彈琹渫道以詠先王之風而不頓人世有拯溺之事其於圣人之出處何乎犬能抑秦王之虎心令所居之邦不危不可及也

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按公輸魯班之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士與行相反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

王錫爵曰此結前二事作一斷案

穆文熙曰不忘於欲利人句首尾相喚應是一篇大綱

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 蹏趍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橢（音妥）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于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學不可以已

按橘柚以下正申人言不可為定論意

今有良馬不待冊錣而行駑馬雖冊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錣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楚人謂士為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戟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氐猶更言其餘）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越人有重遲

按堯眉以下九人累作一處摠言之

者。而人謂之訬。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耳有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禹母修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信胷而出。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脩者長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屩(屐也)水也。夫純鉤魚腸(二劍名)。劒。

董份曰學亦人之砥錫句甚醒所以論之过句照上何可公論句看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剽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曚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長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修曲出其為微眇（二句甚言宋畫吳冶之巧）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亦火女）梱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四句甚言蔡女衛姬之巧）禹湯之智不能逵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

按鳫順風以下言鳥獸亦知求合於其所利喻人當知求端於李蒼頡六人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而後世能知其道者以

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鬭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力也）無稟受於外（即无所資藉之謂）故力竭功沮夫鳫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巳秀曰萑矰矢弋繳也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螘知為垤貛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莦所交切草根也艽音仇原道訓作禽獸有艽）槎櫛堀墟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

斈得之也故以斈不可已句鎖之

按今使六子數句言使六子若不斈亦有能有不能而明弗能尽知周室以後无六子之賢矣惟斈故能修其業而尽知其道

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律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奚仲為夏車正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績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

按今夫盲者以下總是喚醒世人畱心于斧自可玩味

按君子有能至不假

晝夜分黒白然而摶琴撫弦叅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羲蒙不失一弦（叅彈并弦也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掇也摽拂皺也羲蒙疾柴也）若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攫掇黄帝時捷疾者）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撽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撽音敬矯弓之材也砥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栝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礳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

日之故言若逍遥方外直窺終始與物玄同独立離此則不能若講論明理揣事度情明是非剖利害此則人所能太卒莫有至者不委故也須如此看

王元之曰此數句是筋脉語把此作收煞

范[illegible]

物之蘊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遥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積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強而功成者天下未之

有也

　真知者少

夫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以耳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中心有明驗而實見得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

而貴之耳中心無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真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

喻中人之材貴學

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𪙊音業付酺搖笄頰人首飾也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也雜佩芝若香艸而籠蒙目視甚言其娬媚也冶由笑巧笑也流眺睛眄也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若將笑故好齒出𪙊酺頰邊文頰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

王常曰寫出鼓舞木熈之景可謂曲盡

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也癢心煩焦而不自禁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拚㚇之容哉今鼓舞者。（按許昌宮賦姚轉鼓側矮蛇冊庭王怒大拜謂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即鼓舞是也）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轉更也曲竟更為之）便娟擬神。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復舒）騁馳若鶩。木熈者欅梧櫝㨿句枉。（熈戲欅援也句枉曲枝也）蝯冒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戲地好上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纘龍若蟠龍燕枝枸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龍從鳥集。摶援攫肆蔑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

按李夢陽云君子以仁〻義為竿以彝倫為綸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磐石以道德為淵以周孔相傳心法為魚亦祖此

大極其巧義蒙踴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觀者見其微妙危隆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彼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不懾者非眇勁音妙眇絕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礱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蔾藿之生蘡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梗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末有利福將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揔攬之文
何孟春曰從天之神明說來起下圣人法天方有頭腦
楊道賓曰數個莫見字不見字與未動未集一例看正見其象天之神明處

泰族訓

聖人能以神化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為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

按释譚子云天将風也纖塵不動而鵁鶄鳴其将雨也寸雲未布而蚁蛪移巢居穴知風雨将至而鳥虫應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議論本此

未轉而日在其前按縣燧邊候也見虜举燧轉相受行頃里最疾者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湿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内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

何孟春曰神明字與上一相照

許應元曰總說造化之神見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

張之象曰此與上聖

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部旅也）輸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象牙）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按契契猶言屑屑）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

人懷天心句对看神化字又典上神明对看見天道神明圣人以神化

何孟春曰說天道惟誠而万物自化起下圣人至誠而動化意故萬物之所以生草木之所以養虎豹之

觧也。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

聖人至誠而動化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

所以藏飛鳥之所以栖鮫龍之所以潛而卵塍蛇之所以鳴而化皆以精誠相召自然而去則聖人可知

何孟春曰又以人身喻見得神得其位則

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異物誌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也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

肢節自強毛理自調脉竅自順以明至人推推其誠心則天下自治

李廷機曰誠心施之天下正典至誠而動化相應

又曰此太王以誠心化民

又曰此穆公以誠心化民

此子賤以誠心化民

無隱人無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户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

此孔子以誠心化民

何孟春曰又把天地四時與聖人之治天下作一大關

王常曰關雎鹿鳴別取一義妙妙

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也

君子貴禮義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

茅坤曰辭氣豈瞻文体工麗此皆刻安親為按讐筵直事練非有道不能言

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按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

事貴易簡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

披揚誠讐云使結繩可信聖人何必為書契巢居可常聖人何必為宮室惟其敀燧之世已病于茹毛飲血而不安衣裳之民

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此皆刘安覩為校讐理直事練非有道不能言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貟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

已厭干服艸衣皮而不樂世皆樂于韶濩矣聖人安得強之以質淳土鼓乎世皆趍于揖遜矣聖人安得強之以質踞肉祖乎故治貴簡易蓼菜成行之說即此意

簠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音孫)不放於前鐘鼓不觧於懸而四夷服趙政(即秦始皇)晝決獄夜而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趍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燕之文

按薛文清云大一氣兩氣化生水七中滓濁積而成土水落土出遂成山川上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成木而火生焉五行具万物生而

天文訓

天地日月星辰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吳異曰馮翼異洞屬无形之貌未有天地之先却是如此氣有漢垠此天地將成之貌天地既分陰陽以列日月四時之變化形美宋儒以前亦是此等議論）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虛空塵埃之以息相吹）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

變化无窮矣此亦五行之說不可不知

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天地間氣候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令也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渤大也海決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熱磨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

燃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下滴虎土物谷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雲水气龍水物故龍舉而景雲會蚕老絲成自中徹外然視之如金精珥表裡見故曰珥絲一日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絶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日行次舍

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生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說也也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

亭坤曰此亦異聞不可不知

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孟康曰月出也至于曲阿是謂旦明旦明平旦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方之山名鳥所止宿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也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戍民碓春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言將欲冥下象悉春故曰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

沛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為朝
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
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

蕭洒之文

蘇軾曰歐陽公嘗言

蕭洒文引

在世出世居塵絕塵命之曰畸人世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胡不歸去來蘭亭會太守醉超然臺赤壁賦猗歟休哉選蕭洒文第二十四

歸去來辭

陶淵明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朱熹云潛為彭澤縣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嘆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歸去作此辭以明其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特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之詞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蕪謂草也胡猶何也既自以心為自責之詞

兩晋無文章獨有此歸去来辭一篇耳辭義夷曠蕭散雖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李性學曰陶元亮之歸去来有野鶴任風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或者有以賦為莊之義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自悔之辭知来者之可追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而方来之事尚可追者謂雖為官今将歸去是来者可追也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如人行迷失道途尚循未遠可早回也謂休官而歸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行舟歸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言晋将亡之喻○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此一節述其歸去之由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歸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欲則奔喜而至也僮僕懽迎稚子候門稚小也候門向候潜到也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昔蔣詡幽居開三逕潛亦慕之言三逕已就荒蕪惟松菊耳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柯木枝也怡悅也言其以柯相掩翳以為可樂故悅之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季郭先生長曰以結駟則騎所

鄧秋宇曰此爲非必有切實用但其興高遠韻度蕭散學者游息之暇諷之詠之可以滌塵襟而生逸思

汪道昆曰或問杜陵詩曰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

安不過安膝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遠容膝亦可安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田園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策杖以扶老弱周流而憇息也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愉心營擊自為縱逸也言鳥晝飛而暮還故林亦適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按雲無心句比已之時行時止孤松之句又比晉將革命已當靖節也景音影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指當路貴人言謝絕人事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何也求悅親戚之情話。指鄉里故人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深長貌壑澗水也謂行舟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馬以涉之也木欣欣。

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悽惊之意乃翻作壯麗語竊謂元亮此辭亦然

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欣欣生意貌涓涓泉流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觸物興懷嘆其昔行今止○此一節述其歸去之後景物之美六游之樂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京都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論語植其杖而耘注植立也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天命無營無求决於歸去而無疑也○此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旨

黄震評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

禮與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来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声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来則自出機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瀟洒之文

何大復曰此傳即先生自述試把先生行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

歟與此傳相印証無一字不相似

唐順之曰贊可四十四字詞簡而意盡真有太古風味

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與吝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瀟洒之文

愬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茅坤曰兩或曰文多跌宕結胎在隱者所盤旋一句上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公年三十四作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人謂環繞兩山之間如盤焉或曰是谷也。或云是山之谷如此宅幽而勢阻。宅處幽僻而勢阻遠隱者之所盤旋。隱逸者盤旋其中友人李愿居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體李愿所居愿之言曰。託愿之詞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輔佐天子出布號令其在外則樹立也旗旄羅列也弓矢武夫前呵。喝也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速也喜有賞。賜也怒有刑。戮也才畯秀也滿

苟是題惝直言到我則行之

此段言趨走僕役之樂

樓昉曰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何上終篇全奉李愿說話自說只数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别是一格式

前道古今而譽盛德道古今之人而奬其盛德之尤高入耳而不煩簡畧言語不敢瀆聽曲眉豐頰左右之人眉曲而婉頷頰豐美清聲而便體清聲清而可聽体便便而自在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中心惠而聰明飄輕裾翳長袖飄然輕揚其後裾隱然曳拖其衣袖粉白黛綠者面勻白粉眉染綠黛列屋而閑居寵愛之婦不事女工而擺列習閑妬寵而負恃彼得寵愛此嫉妬之而恃其所寵者自負其美爭妍而取憐爭為妍美之貌以取主人之愛極模寫之妙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志當世之人此祖居泉漁父辨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或作遠望者非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謂薇蕨之屬甘美可食釣於水鮮可

茅坤曰看他形容許多伺候依棲之態

食謂魚鼈之屬新鮮可用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起居不拘其時惟順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于前孰若無毀言于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於一身孰若無毀慮于一心分別輕重甚妙車服不維刀鋸不加車服之賞不結縛于我刀鋸之刑不加害於我看他用字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世之治亂我不知之朝廷黜陟我不聞之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此一節說隱居退遁之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欲行不行之貌口將言而囁嚅欲言不言之貌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觸犯刑憲誅戮以死僥倖於萬一窺覬非望之福于萬分老死而後止昳明非大丈夫也者或有待老而死方知所止焉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肖似也此其人

瞿景淳曰一歌尤洒落

覩上面兩樣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等第何如也看他形容三樣態度各是三樣人如身親為之者此人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方是退之自說○此一節說汲汲求進之人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烹也盤之阻險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可容其居繚而曲如往如復似往前而復至其後也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樂之極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德人所居惡獸水虫之作害者自避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德重鬼神欽亦為守護其所居呵斥禁止山中魑魅之屬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此中所養無所不足外亦何望膏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林希元曰凡送隱者必左仕者便欠平正此作盛称隱者又不說低了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世故人情其間又多格言是命世之文非苟作者

瞿景淳曰前面一說仕者一說隱者皆有着落此說不安於隱求進不淂者之所為是無着落若要大丈夫處世不出此三者

瀟洒之文

唐順之曰梁昭明太子以天朗氣清四字類秋景故不入文選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越州今紹興府太史公曰會稽者會計也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山陰之蘭亭脩禊（祓除不祥也）事也（韻語秋陽云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段說蘭亭聚會之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束晳對曰昔周公城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巳上言蘭亭景）

凌約言曰此下極言死生之變使人覩此文之終而意愈無窮

歸有光曰此篇當與春夜宴桃李園序參看其遥思高致右出一人之手李空峒每喜誦之以為奇絕

物之善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彭彭祖壽八百殤者未成人而死者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廬集曰此篇是記変体歐陽以前無之或曰用賦体非也逐篇叙事無韻不押只是体第三段序景物處雖似賦然鋪叙記中多有凡六段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遶也滁地名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此一截說山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說水　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說亭　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未說破太守姓名　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說作醉翁亭之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前面相應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

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節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後總說歸於樂處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節說滁人臨同樂於此亭也

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以下說衆歡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觥酒爵也唐人會飲違酒令者以籌記罰坐起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此一節說太守與衆賓同遊而醉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愛約言曰到末方說出姓名法詩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句○亦法誰其尸之有齋季女之句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節說太守所樂之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朱文公評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焦竑評歐公此記非獸句句合体且是和平深厚

得文章正氣

瀟洒之文

廬集曰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国政民生大体無一點塵俗氣張子韶云予聞伯修言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喜雨亭記

蘇東坡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所解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領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志喜之意）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

按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註云書不雨者閔雨也與民同其憂書雨者喜雨也與民同其樂

止似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亭接得甚有法○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於是舉酒于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得雨之喜不可忘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短衣使天而雨

慶歌忭三易字法

林希元曰說喜雨處切當人情末雖似戲然自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

王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是實事古今名言）（此句已包太守天子）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造物太空意）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截則歌咏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樓昉評蟬蛻汙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李塗評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為有凌虛臺記結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為無

瀟灑之文

此篇文字凡四段前解意後敘事

又曰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超然臺記

蘇東坡

係然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不超然則不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指富貴利達）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唐順之曰前叙超然之意此後一段叙事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縣名）高密（縣名）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有地則度處）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叙山川景象凡六十餘字）

唐順之曰敘山川景象甚長敘四時景象其短蓋東坡才氣豪邁故操縱伸縮無不如意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羡門子高者）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濰水而陣此）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此敘四時景象只十三字）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結句見超然之意）

議論之文

謝枋得曰此賦學莊騷无一句不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壬戌之秋宋元豐四年七月既望蘇子子瞻自謂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舉酒與客相屬和焉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本刺好色也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章中月出皎兮喻美色之潔白窈糾其姿之舒也佼人則美人也坡老借此而賦亦識在位之不好德也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前出清風此言月出一篇張本在此徘徊於斗牛之間。謂月初出徘徊未進于二星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小舟也之所如。往也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列子御風泠然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謝云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光水色與天宇合而為一

莊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冊府也

此一段有悲歌感慨之意宛若荊卿高漸離擊筑燕市傍若無人氣槩

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謝云學莊騷文**桂棹兮蘭槳**舟中前推曰槳後推曰棹**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楚詞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謂望同朝之君子在天之一方**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為洞簫**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音裊長也**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吹簫而潛蛟亦舞喻己潛伏于竆所也**泣孤舟之嫠婦**寡婦聞此亦泣喻己孤立不得于君也**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見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西望夏口東**

王世貞曰長公于赤壁有此一段終作此賦

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孫吳功臣之首曹操詩以鳥鵲譏蜀先主之奔走周喻賢人呼為周郎謝云此一段設為客之言以發明此意）方其破荊州（劉琮降）下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舳是舡尾艫是船前安棹處首尾相接）旌旗蔽空釃酒臨江（釃酒即酾酒也今臨安人酾酒亦曰釃酒）橫槊賦詩（元復之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言當時周郎固為蓋世之雄才）而今安在哉（有感慨）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客謂與子混漁人樵子于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虫名渠畧朝生暮死自喻生于天地者甚微）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傷已生之

此一段即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本無終窮況眼前境界自有風月可樂何事於悲憂感慨

不足恃若須臾耳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江萬古之常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人之逝者若水之流然而來者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何羨乎彼之無窮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謂軒冕冠帶之類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明月出東山之句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

子之所共適謝云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赤壁有二在蒲圻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義以家衝闘艦載燥荻枯柴先以書遺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着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燒赤故曰赤壁也

續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自謂已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適黃崗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

然懷古壯瑜功而賦之云

檃括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是蘇子與客泛舟赤壁舉酒屬客月明風細水光與天相接扣舷唱月桂棹蘭槳堪遊逸又有客能吹洞簫和聲嗚咽○追想孟德困於周郎到今空有當時蹤跡笑惟有清風朗月取之無禁用不竭客喜洗盞還再酌既已同醉相與枕藉舟中始知東方晃然既白 見草堂詩餘

瀟灑之文

盧集曰陸士衡云賦体物而瀏亮坡公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体物如山高月小落日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蘇子得廢圃於東坡而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于四壁扳將歸于臨臯。公始至黃寓定惠院後遷臨臯亭亭在回車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四句形容景物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語吳都献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求也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

茅贊曰東坡不得志於黃故其文字亦蕭瑟如劃然悄然肅然四顧寂寥等句猶有未平之氣在

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江水冬落山木冬脫不可復記）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登虬龍（古木有類虬龍者攀而登其上）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曰馮夷華陰人服砂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夢中之言）赤壁之遊

虞集曰兩賦須看他收斂處文字奇崛

樂乎。問其姓名、梦中發問俛而不答。呼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指鶴而言非子也耶。得非汝道士乎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既梦而覺開戶一觀不見其處。

元豐六年東坡自書此賦後云江漢之間一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也

茅坤評予嘗謂東坡文中僊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檃括後賦步自雪堂去望臨皋將歸二客從予遵路木葉瀟瀟霜露降仰見天高月吐共對飲

行歌頻頓月白風清如此夜嘆無肴有酒
成虛度聞薄暮網繒舉○歸而斗酒謀諸
婦便携鱗載酒相泛舊追遊處断岸横江
尋赤壁不復江山如故但放舟中流容與
客去宜然方就睡夢蹁躚羽衣揖予語相
顧哭遂驚悟 見草堂詩餘

豪放之文

朱熹曰李白以詩文名世其餘韓荊州書亦奇邁可喜然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詩入沒頭腦至於如此

豪放文引

天之與我豈偶然無人乎五步之內咲傲於王公之前伊誰之人哉蘇父子李謫仙叙之於篇末令文學之士知所以鄭重而莫自衒選豪放文第二十五

與韓荊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荊州刺史韓朝宗也）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

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收美名定聲價）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頴脫而出即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為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閣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薦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頴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為上客也）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身雖小而心志實大）皆王公大夫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平昔心事）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

汪道昆曰此篇筆氣驟逸詞調豪雄尚有少年好劍術之氣然亦稍摧挫矣

（可以補造化之不及）學究天人。（學問可以察天人之隱微）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可觀王東亭在側歎其才）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文章命脈）人物之權衡。（察人物之輕重）一經品題。（一得荊州之品藻）便作佳士。（即為名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名爽）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

茅坤曰長價字正與上文声價十倍價字相應蓋談士謂一登其門則声價十倍故願委身國士亦欲長其声價也

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謂韓荊州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青萍結綠劍名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卲寶曰生出用我二子便有許多枝葉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得共字是眼目）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即上堯不得與丹朱二句意）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應首句）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汩溺之徒）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鋪張偉麗儀秦之徒）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

□敘曰三□□懇百□□天字

王紀禎曰此段論孔孟不肯棄天以自況以衛靈魯哀臧田公為逆天

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此言欵自盡）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此諷）（用人有）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

[illegible]曰老泉文字規模闊大豪放不羈有掀揭宇宙氣象其論聖賢之用心至吾事畢矣且見老泉一生辛力筆力

張龍田曰高本以書干用而辭若無求用

子孟軻之目將不瞋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婉曲）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饑寒困窮之不勝而慼於人（此是說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看他轉折）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

之心但寫諷意於不言之表俾見者自諭此家法自戰国策得来

何洛文曰前面論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意思歸結在此

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應首句）或者天之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

呂氏曰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山谷之於詩老蘇之於文盡此理矣

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吴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生自比）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

唐順之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絕豪邁不羈

王維楨曰孤田公不可逆天

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總結篇首意言所以必求用也）（有收拾有關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豪放之文

呂稚山曰此書及上韓太尉書即歐陽公所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蓋東坡試礼部吳梅圣俞所取此書中礼部試後謝梅公者識見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顔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

高迈筆意清婉真天下之至文也

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即作詩及詞之類）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門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聚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不為世俗処正見知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

林希元曰此言己之樂處與上文其徒足以相樂相照應又曰此書本叙遇知己之樂末復以樂乎斯道為梅公頌通篇不脫一樂字共串意高詞健熟之可發才思

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何等氣度

右紀事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評官以東坡中第二平時有聲如劉煇者皆不